

# 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文/馬鷹

「真好。」沈蕙笑了：「至多是三婦不當之勇。」「你也吃牛仔肉嗎？」沈蕙  
笑着問他。意大利菜中牛仔肉出色，除了上佳意大利菜的牛仔肉外，我  
不吃了。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嫩，沒有牛扒的特性。」「當然也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你還不出世呢！」

「我從未聽人說過，真是生也晚。」

「你還不出世呢！」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婦不當之勇。」

「牛仔肉嫩滑，香港神户牛柳，太

嫩，沒有牛扒的特性。」

「對！你也不愧是女管家。」

「想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

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有家由

西人招小得找不到，叫『會商

』，那邊的『BON』出骨重二磅，可能是香港

飲食史上之最了。」

「淑女不好意思吃吧？」

「那當然，後來那邊房屋翻造，停業後也不在

遊覽地，興趣很淡，祇一小時可。

「但你也年輕。」

「是的，那時候，我有萬